

非遗贺新春

代表性传承人果兆静口述实录

祖孙三代做绒花
腊月限定到国潮新宠



和前辈们相比,我们提高了审美及技术含量,这也是传统技艺深厚的底蕴,支持着我们不断追求符合时代潮流的“新”花样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小时候的记忆中,就是爷爷奶奶做花,爸爸做绒鸟。放学回家,家里都是绒花做的各种花与小鸡、老虎、仙鹤等,看着就特别开心。我就是在这种“花团锦簇”的氛围中长大的。

从我家来说,1914年时,我爷爷12岁学习传统绒花技艺,学成4年自己做花卖。当时主要就在过年前卖,进入腊月,担着八根绳的挑,装着被窝和做了一年的花,投奔市里的亲戚家,白天在冷风中街边,揣着袖子或站或蹲着卖花,一直到大年三十才回家,揣着袖子在街边或站或蹲着卖花。

到了我父亲这一辈儿,当时的曹子里还称石棉庄公社,就开始组织了附近的人做绒花,曾经也兴盛一时,后来村里大队开始创办副业就是在村里专门给北京

绒鸟厂做加工,一直到1982年,父亲开始自己在家干,拿着散厂时分的蚕丝绒做出的产品,推销到市里的玉丰泰、古文化街、劝业场、百货大楼。

我小时候就能靠“手艺”赚钱了。就光粘珠子穿珠子粘光片,一年就能赚100元——当时冰棍才2分钱一根。

也是在这玩着做之中,练出了做花的基本功——拿着镊子,心里想的东西,手里就能做出样式来。

8岁时,我遭遇一次意外的车祸,落下肢体的残疾,之后,家人更加注重了对我制花技艺的传授。他们担心我的身体,希望我能有一技傍身,将来不为衣食忧愁。大专毕业后,我也曾在医院、幼儿园工作,最终还是放弃相对稳定的工作,专门在家做绒花,

也真正成为第三代静花缘绒花制作技艺传承人。

纯手工制作,注定无法量产。我积极寻找其他途径,丰富绒花款式。我从故宫展览以及古籍记录中,不但做出了宫廷簪花款,还先后制作出绣片工艺仿孝靖皇后三龙二凤冠,以及绒花掐丝仿点翠工艺的仿定陵馆藏的十二龙九凤冠,这些都成为各类工艺品或非遗大展的中的亮点,也更受年轻人追捧。

和前辈们相比,我们提高了审美及技术含量,这也是传统技艺深厚的底蕴,支持着我们不断追求符合时代潮流的“新”花样。我希望流传数百年的绒花,经过每一代传承人的“浇灌”,能盛开得更加娇艳、多彩。

口述:果兆静
记录:本报记者 单炜炜

冯骥才 《过年书》
装点房间与写写画画

年的氛围离不开装点。拿吊钱福字门花灯笼之类把房间里里外外一布置,年的架势就拉开了。记得在三十年前精神与物质都是最贫乏的时候,年根底下,下班回家,便会见到一卷花花绿绿的纸放在门槛前,打开一看,有剪纸楹联和吉祥图画,不用说,这是老友华非自写自画自刻自剪然后给我送上门来。他知道我这点年的情怀。

每逢此时,我还会把一些画挂在墙上。一是几幅珍藏多年的古版杨柳青年画。比如道光版的《高跷图》、咸丰版的《麟吐玉书》和《满堂富贵》等等,我喜欢从这些老画上感受昔日的风情。再有便是王梦白1927年画的《岁朝清供》。画面上边一株老梅桩,枝劲花鲜;下边一盆白描的水仙,笔爽色雅。长长一轴,画风清健,是其上品。有意味的是画上的题句:“客况清平意自闲,生来淡泊亦神仙,山居除夕无他物,有了梅花便过年。丁卯除夕写此。王云梦白。”这幅画既有年的情致也有文人的追求,难得的是除夕之作,所以年年腊月都要高悬此轴,以此为伴,度过佳节。

从初一开始,至少有三四天是属于我自己的。平时上门找我的,多为公事。此间放假没有公事,我个人的事——写写画画便像老朋友一般来到眼前。一时笔墨仿佛都会说话。这几年,一些篇幅长些的文章和大画都是这几天干出来的。当然我还得关掉手机和座机。这一来,一种清静的感受从眼前耳边直至心底,真是“与世隔绝”,亦可称之为“关门即深山”。我还嘲笑自己“大隐于世”呢。